

银杏落秋光

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世间万千秋景，才蓦然发觉，最动人的秋色始终留在校园。

■张廉

我的母校，是嘉兴三中。如今回望少年岁月，脑海里最先苏醒的，从来不是规整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也不是经年不散的琅琅书声，而是校门口那两排高大挺拔的银杏树。它们像安静伫立的哨兵，日日守着校园晨昏，温柔注视每一个踏进校园的少年。春来抽芽吐绿，盛夏蔽日遮荫，待秋风拂过禾城，便一树鎏金、满阶落叶，铺展出母校最温柔也最刻

我种的枇杷树

今年夏季特别炎热、特别长，我种植的枇杷树林为人们及动物避暑、乘凉发挥了一定作用。

■张兆荣

枇杷树，是常绿亚乔木，树形整齐美观，叶大荫浓，四季常青，长大后有两层

只属于自己的演唱会

有些现场看，有些擦肩而过，名字记在脑子里像一本翻旧的节目单，串起来便是我大半辈子的音乐时光。

■钟峨

邓紫棋来嘉兴开演唱会了，连演三场。得知这个消息，心里那根沉寂太久的弦忽然被拨动了一下。平日里不追星，唯独喜欢她的歌——她的声音有一种少见的厚度，不飘不虚，像从胸腔深处打磨过才送出来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里那句“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第一次听时心里咯噔一下，那种被人看穿却说不出感觉，她一句话就唱透了。后来知道她还写书，便更多了一层佩服。想去看看她，这个念头简单而热烈，像三十年前揣着皱巴巴钞票站在售票窗口前的自己。

可世界变了。买票要上网抢，要预约，要掐着秒表等开票。我四处打听攻略，注册绑定，请年轻朋友指导。倒计时归零的瞬间，指尖颤抖着戳向屏幕，弹出来的却是“余票不足”。我不甘心地刷新几遍，座位图始终灰蒙蒙一片，像一扇关紧了的门。那一刻，我想起杭州剧院那个卖票的窗口，想起自己递过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换回一张薄薄的票根——那时候买票，不过是排个队的事。窗口里售票阿姨头也不抬地撕下票递出来，干

骨铭心的秋日景致。

初入三中的那几年，正是一生里最懵懂青涩的年纪。那时每次步入校门，目光总会不由自主被道路两侧的银杏牵引。春夏的银杏是清雅朴素的，枝叶舒展，翠色葱茏，细密的叶片层层叠叠，织就出整片清凉的林荫。清晨的柔光穿过枝叶缝隙，在青石板路上落下错落斑驳的光影，和教室里此起彼伏的读书声、操场上肆意的嬉笑喧闹声相融，拼凑成青春最鲜活、最安稳的日常。彼时年少，总觉得满眼绿意平淡寻常，不过是校园里随处可见的风景，未曾懂得，深秋染金的银杏，才是独属于三中的浪漫与深情，藏着整段少年时光的温柔底色。

三中的秋，从来都是随银杏悄悄抵达的。无须刻意等候，一阵微凉秋风掠过街巷，枝头的绿叶便慢慢褪去青翠，次第晕开温润的金黄。这一抹秋色，不张扬、不刺眼，干净澄澈、温润柔和，像是被江南的秋阳细细熨烫过，带着水乡独有的温婉气韵。两排银杏整齐林立，枝干端正挺拔，树冠相连相拥，在校园主道上方织成一条金色长廊，成了秋日三中最动人的风景，也成了我心底最深的执念。

秋日午后的暖阳，是银杏最好的滤镜。通透的金光倾泻而下，洒满整排树梢，一树金叶熠熠生辉、透亮灵动。清风掠过，满树银杏簌簌轻颤，叶片便悠悠扬扬错落飘落。有的轻轻拂过肩头，有的静静落满小道，漫天金叶翩跹起舞，温柔

楼(相当于七八米)高。在炎热的夏天，人们在枇杷树下不仅感到很阴凉，而且很精神气爽，所以枇杷树是人们非常喜爱的观赏性的绿化树木。

枇杷树在冬季开白花，有香气。在初夏，金黄色的果实成熟了，成圆球形。好的品种有乒乓球大小，皮薄味甜，是人们甚为喜欢的水果佳品。它的叶及果实均为重要药品。例如，枇杷止咳胶囊、川贝枇杷膏，强力枇杷露、川贝蜜炼枇杷膏等药品中均含有枇杷叶。

由于枇杷树有以上许多好处，所以我喜欢种植枇杷树。如何种植？我查阅有关资料，得知了播种的方法。枇杷树喜光、喜温，喜欢肥沃湿润的土壤，播种的种子必须随收随种，这样出芽率才能很高。

于是，在2010年的夏天，我选择了刚下雨不久的一天，在住宅南、北的泥地上开了不深的沟，将吃下来不久的塘栖枇杷的种子均匀地撒在沟里后，再把泥土盖上。

第二年，发芽的枇杷种子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第三年，几十株枇杷树苗长势喜人，附近不少人向我讨要

脆利落。可如今连排队的机会都不给了。

其实我对演出这事，打小就不陌生。孩提时代坐着县人武部的小吉普车去乍浦八一礼堂看部队文工团演出，部队里的歌唱家也来过，叫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歌声响起来时，我仰着头使劲拍手，拍得手心通红。

后来在杭州读大学，算是真正迷上了看演出。生活费掰成两半花，一半对付食堂，另一半就用在演出票上。杭州剧院买便宜的后座，好在年轻时视力好，远远望到倒也清楚；拱墅体育馆买右边看台前几排，侧着头仰望，距离还算近；浙江省体育馆买背面看台，大部分看背影，但距离较近。

那时寝室里流传一盒磁带《长青的吴涤青》，门缝里漏出的旋律听着听着就钻进了心里。后来吴涤青来浙江省体育馆演出，我去了；再后来他来了平湖，我又追到平湖剧院看了一回。一个声音追着跑过两座城，现在想想有些傻气，可那个年纪做事不需要太多理由。还看过陈汝佳，他唱《黄昏放牛》时声音有一种不费力的悠扬，像傍晚的风从草坡上吹过来。后来跳舞时我也喜欢跟着这首曲子跳快三步，旋律一起，脚步便滑出去了。

工作之后看得少了，偶尔路过体育馆听见熟悉的旋律，会在围墙外站一站。再后来歌单更新得越来越慢，倒是那些老歌像旧照片，越翻越有味道。只

包裹住整座校园的秋意。层层叠叠的落叶铺满校道，松软绵柔，抬脚踏过，沙沙声响清脆悦耳。那是秋日独有的天籁，也是少年岁月里最干净、最动听的回响。

后来才知晓，这两排银杏早已在此伫立百年。它们见证过民国的书香风骨，历经岁月风雨、人世沧桑，默默守护着嘉兴三中近百年的办学薪火，看着文脉代代赍续、生生不息。一棵树的光阴，远比人的青春漫长，它们静静伫立，把母校的过往峥嵘与岁岁书香，都悄悄藏进了一圈圈年轮里。

我至今清晰记得初二的美术课写生，我走出教室，驻足在银杏树下。抬眼是漫天金叶，低头是满地秋光，枝叶切割细碎的阳光，光影交错、明暗相融，浑然天成一幅温柔的秋日油画。少年的欢喜向来纯粹简单，只需一树金黄、一缕秋风、一段无忧的课间时光，便足以治愈学业的疲惫与心底的烦闷。那时的我，尚且不懂离别为何物，不晓回望有多怅然，只知三中的秋天永远满目鎏金、岁岁安然，唯独这一树银杏，能安抚我所有的局促与焦躁。

百年银杏，默默见证着三中的朝暮更迭，也珍藏着我们最纯粹滚烫的青春。无数个清晨，我们伴着晨光与树影入校，奔赴书桌前的伏案耕耘；无数个傍晚，我们踏着余晖与落叶离校，结束一天的寒窗苦读。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银杏静默伫立，目送一届又一届学子奔赴山海，守候一场又一场绚烂秋光。它们从不言语，却承载着三中深厚的书香气韵，

树苗，我很高兴地让他们拔去，在南、北两地各留下八株(株距两米左右)，请人来嫁接。2017年冬，枇杷树已经开出了白花，并在2018年结果，由于是塘栖枇杷的优良品种，所以皮薄味甜。

枇杷树在收果后和入冬时最好各施一次有机肥，而落下的老枇杷叶在腐烂后是不错的有机肥。在桐乡市迎风一期南北向的大道上，当走到27幢时，向东望去，便看到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我播种后长大的枇杷树林。

当我看到附近的人，包括迎风二期的人，甚至外来的快递员，在我种的枇杷树上采枇杷叶时，我心里乐滋滋的，因为我知道他们采去大多是煎成药治病的。没想到我种的枇杷树能造福于民。

除了在泥地上种枇杷树，我还将嫁接后的一株树苗种在了阳台窗口下的小泥缸中，虽然这影响了树根的延伸，影响了吸收水分和营养，但由于我经常浇水，并施以有机肥，这株枇杷树竟也茁壮成长。如此一来，我和老伴就能近距离地享受到枇杷树

有一件事没断过——去歌厅时总爱点唱邓紫棋的歌。《喜欢你》的不悔，《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里的伤口，《后会无期》的苍茫，《新的心跳》的重生，《要我们在一起》的执着，用别人的歌词唱自己的心境，唱完便觉得松快了些。

说起演出，有几次印象特别深。2001年6月19日，新落成的嘉兴南湖广场上，央视“心连心”艺术团首次在东部沿海演出。我作为群众演员参与，彩排了两次。6月的嘉兴，一会儿太阳出来晒得像酱鸭，一会儿大雨下来淋得像落汤鸡，但心里高兴，因为看到了宋祖英、韦唯、张也、才旦卓玛、蔡国庆、王宏伟、戴玉强……他们站在不远处的舞台上，唱着我们从小就会哼的歌，台下上万名观众挥着旗子，场面至今想起来心里还热乎乎的。

2004年央视走进平湖，在平湖体育馆演出，我跟朋友在后台拍摄视频，竟与韩红、宋祖英、陈慧琳、温兆伦、阿牛、张也等人零距离接触。他们从我身边走过，被媒体和观众层层包围，采访后才在安保疏导下走出后台。

还有一回在上海浦东，地铁站出来远远听到《绿光》，走近一看果然是孙燕姿在广场排练，声音清亮亮的，穿过嘈杂人声还是那么好听。我远远站着听了一会儿，拍了几张照片便转身走了。那种不期而遇的惊喜，比特意买票去看更多一种滋味。

藏着一代人最珍贵、最难忘的校园记忆。

年少时总一心向往远方，迫切想要走出校园的方寸天地，去奔赴更辽阔的山海。可当真正告别母校，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世间万千秋景，才蓦然发觉，最动人的秋色始终留在校园。见过山野层林尽染的壮阔，看过都市梧桐纷飞的烂漫，却再也没有一处秋景，能像母校的银杏一般，兼具书香的温润与少年的纯粹，在心底无可替代。那些在银杏树下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的人、藏过的心事，早已悄然融入骨血，成为青春最温润、最珍贵的底色。

只是流年辗转，物是人非。昔日书香氤氲的三中校园已然拆迁，原址之上高楼林立、商场恢宏，旧日校园的痕迹尽数消散。那两排伫立百年、守望文脉的银杏，也早已不知所踪、无处寻觅。

每秋风风吹起，我总会下意识望向旧校的方向，心底满是怅然与怀念。想来又快是一年秋深时，若是老树仍在，那时定然会是满树金黄、落叶纷飞，那条熟悉的金色校道，则清风拂面、秋光正好、书香绵长。

恍惚之间，时光仿佛回溯多年。我依旧是那个驻足银杏大道的少年，立在满目鎏金之下，听风穿枝叶，闻校园书香，不负秋光，不负韶华。秋风年年如约，银杏岁岁留香。纵使校园已改、旧景难寻，那一抹三中秋色，那一段银杏相伴的青春，终将永远停驻心底，温柔余生漫长岁月。

（作者为嘉兴市网络作协副主席）

所呼出的氧气。我的老伴长期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哮喘，由于最近几年经常与枇杷树为伴，支气管炎、哮喘症状有所缓解。

令人惊喜的是，这株枇杷树也能开花结果，这些年，我们全家都能开开心心地享受到金黄色的、乒乓球大的、皮薄味甜的塘栖枇杷。

更有趣的是，还有不少麻雀、白头翁、喜鹊会在枇杷树开花结果时飞来飞去，有时也飞到我家阳台上的枇杷树上停留、啄食。我和老伴没有驱赶，只静静地看着它们与我们分享枇杷，它们也成了我家的好伙伴。

从2010年种下枇杷到2026年的今天已有十六年了，今年夏季特别炎热、特别长，我种植的枇杷树林为人们及动物避暑、乘凉发挥了一定作用。

白天，人们将汽车、自行车停在枇杷树林的阴影下，许多鸟儿停在枇杷树林中，猫猫也蹲在枇杷树下。傍晚，人们在枇杷树林边乘凉、聊天。看到此情此景，我心中十分甜美，因为我种植的枇杷树林值了！

（作者为嘉兴市作家协会会员）

细数起来，见过的歌手还有毛阿敏、刘欢、成方圆、田震、孟庭苇、刘若英、蒋大为、苏慧伦、周冰倩、张靓颖、孙楠……有些现场看，有些擦肩而过，名字记在脑子里像一本翻旧的节目单，串起来便是我大半辈子的音乐时光。

今年演唱会经济红火起来，朋友圈每个周末都有人晒现场，上海、杭州、南京，这方唱罢那方登场。我明白这热闹背后，是人们太需要一场共同的欢唱，需要有人替他们喊出心里憋着的话，需要那些被生活磨钝的感官重新被音乐刺激一下。多办几场是好的，只盼着这热闹能从容一些，别让公共资源像抢票时的网速一样被挤得气喘吁吁。

手机屏幕暗下去，倒映出我自己的脸。那上面的皱纹里，藏着从乍浦八一礼堂到浙江省体育馆，从吴涤青到邓紫棋，从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到一块冰冷的手机屏幕之间所有的歌声。

邓紫棋来了，票没抢到……可转念一想，那些歌早就住进了心里。隔着屏幕看她在大雨中唱了三个小时，我忽然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错过什么——该听到的声音，已经听到了；该被打动的地方，已经被打动了。

我写下的这些回忆，就是一场只属于自己的演唱会——台上的歌手是过去的我，台下的听众是现在的我，歌声穿过岁月，依然响亮。

（作者为嘉兴市作家协会会员）

水田

他守在大地最近处，听见草木萌动的声音，在东方未白时去拔去废草、夕阳未下时浇灌不苗。

■存乡

漠漠水田飞白鹭。

当大巴车行驶在宽阔的国道上，世界一下子从都市的繁华跳脱出来，返璞归真，落到乡村田园的静谧中。看着车窗外闪现的水田，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一句诗。

期待中，水田应当是遍布乡原的。夏末的风吹过，尚未成熟的禾苗便被激起千层浪，比真正的波浪温柔得多，而且一定是一层接着一层，目之所及没有断绝。若有一个终点，也只会决眦之处。事与愿违的是，这个年岁，水田往往只有稀稀落落几个方块。农村的不少田地已经成了高楼大厦，余下那些勉强可称之为农村的区域，也多让渡给了房屋与菜畦。

但这水田并不令人失望。碧绿如翡翠的早稻被农夫侍弄得方方正正，不掺和一点儿杂草，亭亭而上。稻苗不会有冲天凌云的志向，它只晓得缓慢生长，用百日时间扎不深的根，创造它自认完美的果实。它不争，也不着意。苗是细瘦的，如楚王宫里美人的腰身般动人，仔细看去，你会发现找不出任何多余之处，即使旁逸斜出，也恰到好处。这和水田中间的白鹭很像。

白鹭之色堪称极致的纯，白得胜雪，又给人活物的温柔，不至于似冰如霜地难以靠近。白鹭的优雅为大多数涉禽所共享，它静立的姿态又同稻苗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站得露骨，脖颈像羽毛笔杆一样坚定地挺起，有时向前一伸，有时向下扑。这一方面，它不追求绝对的垂直，而是让生命焕发出自在的光芒。它行走时，整个身子几乎是按平移的轨道行动，这当然没有稻浪富有意境了，但即使是失魂落魄的人见到行走的白鹭，也能重新生出三分意气来。泥泞中的禽鸟亦能从容，困境中的人们怎么能坦然地失却坚毅、果敢与风骨呢？重给了它们，意气必然生了，魂魄必然复得了。白鹭还要展翅高飞，这是一切飞鸟最美之处，双翅顺滑打开，不留一丝遗憾地展开到生理最适宜的角度，完美的形体比例由此诞生了。不管飞到哪里，白鹭都坚定，有条不紊，不肯轻易回头。倘若追不得已要回头，它便要先展示它卓越的滑翔能力，绕过远远一圈，而后仍然坚定，有条不紊，不肯轻易回头。

只是，白鹭很少高飞，也飞不远，因为它依赖着它的水田。有所依赖的人或许能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支撑他越走越远，可绝大多数者都无法产生远走高飞的宏图壮志，依赖越深，越是如此。除了白鹭，多少人也依赖着水田。

在江南，传统的农夫一辈子都不敢做背井离乡的梦。他守在大地最近处，听见草木萌动的声音，在东方未白时去拔去废草、夕阳未下时浇灌不苗。他挂心水田，一日日数着禾谷在世上度过的确切时间，等待一场丰收，终结一个轮回。没有人比他更相信轮回，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二十四节气的真正意义。清明下秧；谷雨等雨，等多少雨；芒种落谷，否则怎样……他全知道。在自然的规律中，农夫只需要按照时节的运转与规律的指引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农事，周而复始，因此他不争，也不着急。

农忙的季节，农夫要在水田里花费大半个甚至全部的白日。当他摘下凉帽的时刻，他会看见清水映着蓝天，有时还可以看见水中白云浮现，而嫩绿的秧苗一排排立在水中，像听话的孩子，有着明媚的未来。水田的边界，还有和他一模一样的人，扛起陈旧的柄端开裂的农具，招呼他一起回家，说着明天再来时水田会如何如何。不晓得他是否注意过，除去农人，还有低飞的白鹭与他相伴。禽鸟与人同群，鸟也不知，人也不知，二者达到了真正化一的境界。农人来时鸟不惊，农人去后鸟亦不扰。

在我熟知的农夫中，有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和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都深深地依赖着水田，他们时常联合起来给我讲水田的故事。女人讲她年轻时，即使是艰难的那几日，一旦遇到了农事，也得义无反顾地下到水田去，任由冰凉的春水浸透她的下肢。男人则将他出水时水蛭绕膝的可怖画面夸张地描绘了一番又一番。他们摇着头说，待我听了大惊，又相视大笑。此时他们在想什么？在想那半岁辛劳后终得丰收的三分地？还是下田抚苗时偶得的闲适，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心中越来越满足？也许他们不是在倾倒痛苦，而是在反说不自知的情话。我突然想到：我们已经不用下田，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方式留住水田呢？连同那些还未长高的秀苗，本就不多的白鹭，以及漠漠水田飞白鹭的意境？这是个复杂的大问题，我们正慢慢寻找一个完美的答案。

阳光照耀的日子里，雷雨突如其来，我知道一场威力无穷的台风已经酝酿完成。白鹭藏踪，农人蛰居，相信雨歇云散、金光再现时，一切事物都将有它新的去处。

（作者为桐乡市作家协会会员）

